

黄河文艺出版社



原作 一日一横沟正史
翻译 谢志强 张素娟

情仇

情仇

原作

（日）横沟正史

翻译

谢志强

张素娟

情 仇

原作：〔日〕横沟正史

翻译：谢志强 张素娟

责任编辑：王咏声

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郑州市经五路16号）

河南省鹤壁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375印张 179千字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3,000册

ISBN 7—5400—0068—6/I·67

统一书号：10385·191 定价：2.25元

目 录

情 仇

1. 车上邂逅····· (3)
2. 新“灰姑娘”····· (7)
3. 幽灵重现····· (11)
4. 深仇绵绵····· (17)
5. 美女娇娃····· (22)
6. 仇家情侣····· (27)
7. 稀客光顾····· (34)
8. 夫人缺席····· (39)
9. 腾云驾雾····· (45)
10. 跟踪追击····· (51)
11. 蝙蝠惊飞····· (56)
12. 洞中怪汉····· (62)
13. 木卫惨死····· (69)
14. 无底深井····· (76)
15. 西洋神父····· (83)
16. 乙奈祖母····· (90)
17. 一往情深····· (97)
18. 古林彻三····· (103)
19. 宫田文藏····· (111)
20. 同床异梦····· (116)

21. 钟楼黑影.....(120)
22. 玛丽之谜.....(123)
23. 乱麻一团.....(132)
24. 石窟搜查.....(139)
25. 幽洞哀嚎.....(145)
26. 古林丧生.....(154)
27. 巧取指纹.....(163)
28. 母女一人.....(173)
29. 最后一幕.....(182)
30. 圆满结束.....(191)

女尸之谜

2017/10

情 仇



1. 车上邂逅

火车驶出隧道，霍然凉爽起来，竟仿佛那隧道便是夏秋两季的分界线。

隧道彼端，依然夏草萋萋；然而，穿过一条隧道，这边却已是黄花喜人的一片秋色了。

火车驶入了下坡道，速度又加快了许多。不过，依旧改变不了乡村铁路支线那种“光当光当”催人欲睡的单调、呆板节奏。

金田一耕助置身于这种单调、呆板的节奏中，两手托腮，呆愣愣地凭靠在窗边。在一顶皱皱巴巴、不成形状的锅形帽子下，露出乱蓬蓬的头发。身上穿的，同样是一套皱皱巴巴的单衣单裤。那木呆呆投向窗外的视线，俨然睡意朦胧。

蓦地，挡在眼前的山峦断去，视野豁然开朗。只见远方一泓湖水，波光粼粼，湖畔人家房舍座座，在暮霭之中，显得分外闲适。

“那就是射水镇呀。”

一位坐在对面、象是本地农民的男人告诉他，因为，金田一耕助刚才曾打听过射水镇的远近。

“啊，噢，谢谢。”

金田一耕助把目光投向那个方向，不过，片刻之间，那矗立在铁道两旁、上面秋草寒瑟的土堤便又遮断了视线。

一看手表，七点差五分。而到达射水镇的预定时间是七

点十分。

金田一耕助从行李架上拿下行李，作好下车的准备。这时，一个坐在通道对面的汉子走到他的身边坐下。

“请问，您是到射水镇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金田一耕助略显惊慌地回答。

“到射水镇什么地方？”

来人的腔调里带有几分盘问的意味。

“嗯，打算拜访一户姓矢部的人家。”

“去矢部家里……？”来人十分惊讶地重新打量了耕助的衣着，问：“和矢部家交厚吗？”

“不，纯属素不相识。”

来人显然以为耕助支吾其辞，面色不悦地皱起眉头，怒气冲冲地问：

“矢部家里，人人都平安无事吗？”

“哎呀，这个……刚才说过，我和他家里每一个人都根本素不相识嘛……”

来人以一种一半吃惊、一半见怪的目光，重新打量耕助那含糊支吾、十分为难地直搔头皮的样子。

实际上，当今外出旅行，却穿一身皱皱巴巴的衣裤，无论谁人看到，都难免引以为怪的。再加上，那雀巢般的乱发，那身材矮小、一脸寒酸的模样，让人怎么也看不出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侦探。何况，还有几分结结巴巴的。

来人死死地盯视着金田一耕助，不过，这位对于自己也不能说没有几分古怪。

年纪约有四十五、六岁，眼睛炯炯有神，目光十分锐利，

面颊上留有淡淡的疤痕，这一切都令人望而生畏。身上的西服破旧不堪，一副落魄形象。

“那末，去矢部家有何贵干……？”

一双毒蛇般锐利的眼睛，死盯着耕助，似要将他的身分和为人弄个水落石出。

对于这人的问话，耕助穷于应答。这时，刚才告诉他射水镇的农民，由前面的座位上接上话头，救了他的驾。

“您，认识矢部家喽？”

“啊，有一点。”或许看到对方是个农民吧，疤痕怪汉的腔调十分傲慢。

“矢部家，最近没有出什么事呀。”

“不，你说的是最近，可我已经二十多年未通音信了，……有一个叫木卫的，不知可好吗？”

“啊，木卫先生嘛，身体健壮。已经七十出头了吧，可还精神得很哩。”

“噢，那就好呀。”

然而，疤痕怪汉的话音里却有点悻悻不乐，与嘴里的话正好相反。不过，他马上又开口了：

“还有一个叫慎一郎的少掌柜，……正好和我同年，我见他时，他还没有娶妻呐……”

“慎一郎嘛，娶过妻子了，生下个女儿叫阿都，已经长成大姑娘了。对于慎一郎来说，她可是掌上明珠呀。”

“哦，对，那末，是和原来订亲的峰子姑娘结婚的吧？”

“对，对。峰子就是阿都的母亲。不过，她和慎一郎结婚时，可出大乱子了。您不认识慎一郎的弟弟英二吧？在钟

乳洞里被人杀害的呀。”

在钟乳洞里被人杀害……？

金田一耕助心头一惊，扫视了两个人的神色。

然而，疤脸怪汉却冷冰冰地说：

“哦，知道。英二的尸体就是我发现的。”

那个老农似乎也吃了一惊，重又看看对方的面孔。

“嘿，那末说，您当时在射水镇喽？”

“啊，在矢部家里呐。和矢部家是远房亲戚，所以，暑假里住在那里。这是老早以前的事，到现在有好多年了？”

“听说今年是英二死的23周年，快到忌日了。”

“都这么多年了吗？”疤脸汉脸上微微罩上一层感慨的阴云，接着又想起什么似地，“可是，玉造家的女儿……叫什么来着？杀害英二的姑娘？”

“叫朋子吧。”

“对，对。她的尸体找到了吧？我办完英二的丧事，不久便离开了射水……”

“还能找到？跳进那么个无底深井里，谁也没那份闲心去找了。”

“无底深井……？”金田一耕助情不自禁地在一旁插了话。

“嗯，对呀。射水镇有一口很深很深的无底井，据说一直通到地狱里边。23年前，一个杀过人的姑娘，为了洗刷自己，跳进了井里。那个姑娘也够可怜的。不过，说起来也是咎由自取。大概玉造的女儿迷恋上矢部的儿子是个错误。”

“那是为什么？难道是门不当户不对吗？”

疤脸汉子已不再说话，故而，金田一耕助自然就成了对

手，而且，好奇心也帮了大忙。

“哎呀，不是那回事儿。玉造、矢部都是射水镇的首富哩。”

“那为什么……？难道有什么规矩不允许玉造的女儿和矢部的儿子相好吗？”

“根本没有这种规矩。”老农苦笑着说，“不过，无论他们多么相爱，也不会如愿以偿的。玉造和矢部两家，我刚才说过，都是豪门，人称射水二虎，世代不和，勾心斗角，视若仇敌。不论青年人多么相爱，终究不会如愿以偿的。临了，闹出那么大的乱子来。……就那也不接受教训，最近，又……嗨，年轻人呀，真没法子呐。”

那老农正跟他滔滔不绝地谈得起劲，却突然就此打住，目光投向坐在耕助旁边那个疤脸汉子。

那个疤脸怪汉，紧绷着脸，嘴唇撮成个“丿”字形。老农见此情景，大概发觉自己有点多嘴多舌，就此默然不再作声了。

2. 新“灰姑娘”

金田一耕助此刻好奇心大发特发。

老实讲，连他自己也还不大清楚这个射水镇上有桩什么案件正等待着他。

那是五六天以前的事了。

一桩棘手的案子理出头绪之后，他得以稍事休息。就在这时，他接到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写来的信。写信人名叫矢部

木卫，住在信州射水镇。

当然，那封来信中还附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物开的介绍信。其人是耕助以前在信州办案时曾打过交道的，据他介绍，矢部木卫其人似也十分可靠。

矢部木卫的来信写道：

今有一事相求，能否请您接信后即来敝处一趟？欲求之事，粗略讲，乃是请您对目前尚在敝地的某某人进行调查，详情届时面禀。费用及酬劳等项，悉听尊意裁决。此外，您在敝处停留期间，亦可屈尊权住寒舍。

单是上面这番话倒也罢了，可乡下人办事也太性急，竟在信中附寄一张面额颇巨的支票。面对这封来信，金田一耕助不禁一阵苦笑。

看来对方也不问忙闲，就一厢情愿地认定自己准会接受委托。对于这位委托人，耕助却没有发火，反倒哑然发笑了。一旦打定主意，便会迫不及待，这种乡下人的单纯，既可笑而又可嘉。

再说，还要顾全引荐者的脸面。

于是乎，耕助拿出旅游手册，查找了射水这个小城镇，因而，完全下定了决心。

射水镇，鲜为人知，它是一座幽静的湖滨小镇，作为避暑胜地，倒是恰到好处。手册上还注明，该镇附近有一个著名的射水钟乳洞。

恰逢案子大功告成，正在盘算着如何安度东京的盛夏之时，他感到顺便去避避暑倒也不坏。附近还有一座钟乳洞，这不也别有一番情趣吗？

金田一耕助回想起，他曾经办理过的八墓村连续凶杀案

中，那骇人听闻的钟乳洞杀人一幕。

于是乎，耕助回寄了一张“日内前往”的简短明信片。在处理扫尾工作的时候，他突然想起来，最近似乎在报纸上看到过射水这个地名。

哎呀，是在哪一篇报道中提到射水镇的咧。……

记不清事情的始末，就像在牙缝儿里塞有食物一样，使人放心不下。于是，金田一耕助便翻开了报纸合订本。翻着翻着，他发现了一件令人十分兴奋的事情。

那是一件与当时曾经轰动整个日本的特大新闻有关的大事。

今年五月底，一位来自巴西里约热内罗的极其珍贵的稀客访问了日本。那是一位年方二十、天真烂漫的姑娘，属于日裔第二代。日本名字叫鲇川玛丽，巴西名字叫玛丽娜·冈札雷斯。

这个姑娘为什么竟会引起如此轰动呢？因为她已被认定为巴西赫赫有名的咖啡大王阿尔丰索·冈札雷斯的继承人。

阿尔丰索·冈札雷斯本人系西班牙裔巴西人，是巴西著名的百万富翁。据说，他除了在圣保罗州经营大片咖啡园以外，还拥有著名的金刚石矿山。

鲇川玛丽便是这个百万富翁的养女。

玛丽怎么会成为这个百万富翁的养女呢？据说，那主要是其母的功劳。

玛丽之母，名叫鲇川君江，她在冈札雷斯府上长期担任家务总管之职。

阿尔丰索·冈札雷斯所以会收玛丽为自己的养女，据说是出于对其母君江那献身性服务的感谢和信任，不过，绝不

仅仅如此。无论冈札雷斯多么感谢君江，假如并不喜欢玛丽，那就绝然不会要她作自己巨额财产的继承人。

实际上，一看报上刊登的照片，便会知道玛丽乃是一位绝色美人。并且，据说她为人聪慧，胆略过人，天性温柔，心地善良，这一切使冈札雷斯先生称心快意。

总而言之，在丽玛的背后有着冈札雷斯家族的巨额财产，这笔财产如果换算成当今的日本货币，它简直可以说是一长串天文学数字。

无怪乎报纸上赫然大字标出：新灰姑娘。因而，大肆张扬了一番。

玛丽访日，似乎立意 in 尚未结婚、自由自在的时日里，能参观一下迄今未到过的祖国；与之同时，母亲君江似也希望趁自己尚未衰老，重睹故国山河。

于是，征得冈札雷斯先生的准许，母女俩携手来到了日本。

来到日本以后，她俩当即便以东京的旅馆为大本营，四处参观故国的名胜古迹，除此以外，别无他求。不过，在此期间，母亲君江的身体却稍有损伤，似乎是日本潮湿的初夏气候所致。

于是，她提出要到一个安宁静谧、有益健康的环境清心休养，选中的地点便是射水镇。

目前，玛丽和她的母亲在射水镇上一个世代豪富家里包租了一套房屋，住在那里。

“哎呀呀，说不定此行会使我获得一种殊荣，竟能有幸接近童话里女主人公一般的新灰姑娘哩。”

翻阅报纸合订本，证明了上述事实，金田一耕助竟搔着

雀巢般乱蓬蓬的头发，喜孜孜地自言自语起来。他不禁有点难以为情，不过，心境着实不坏。

然而，当时，金田一耕助简直作梦也不会想到，在自己今后将被卷入的案件中，竟会大量牵扯到玛丽及其母亲君江身上。……

却说，扫尾工作总算理出了眉目，金田一耕助便启程离开了东京，那是七月十五日的早晨。临出发前，发生了一件颇为蹊跷的事。

耕助迈步正要走出住所，接到一封来信，信封上没有签署发信人的姓名。

不过，耕助并未十分在意，他漫不经心地拆开来看，看了内容，不禁惊得倒抽了一口冷气。

信文如下：

射水来不得！

来了会送命，要命就别来！

一封恐吓信。

看着这封恐吓信，金田一耕助却仍喜气洋洋，不言而喻，他还咯吱咯吱地起劲搔着头上的“雀巢”。

3，幽 灵 重 现

火车抵达射水车站，已经超过了七点十分。

盛夏时节，虽说已经七点，天色却还很早。不过，在这群山环抱的小镇上，却显得太阳落山也颇性急，四外早已是

暮色苍茫的黄昏景象了。

由于行前并未另拍电报，故而，并无一人迎接。从火车上零零星星地走下五、六个人，金田一耕助杂在其间。走出检票口，疤脸汉子对耕助连一声招呼也不打，便快步朝前走掉了。好个傲慢无礼的家伙！

那老农轻轻点了下头，便也神色慌张地走出车站。大概他在追悔自己不该对这个素不相识的人说得那么多。

耕助向车站职员打听去矢部家的路，对方满脸狐疑，直盯盯地朝他打量，不过，倒还颇为热情地给指了路。

出了车站，只见这个小镇街道宽阔，一座座店铺倒也干净利落。虽是一个乡村城镇，却显得文化气息浓郁，让人感到，如此佳境，承蒙咖啡园的女王下榻，也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。

一见耕助风尘扑扑地样子，旅馆拉客的接待员、脚蹬垮斗三轮的车夫便蜂拥而至。金田一耕助摆脱纠缠，一手提着旅行箱，溜溜跚跚地朝前走去。

在接触案件之前，先要尽快掌握该案背后的当地气氛，正是金田一耕助的传统作法。

矢部家坐落在高岗地带，与车站的距离，据说慢慢走，要二十来分钟。沿着人家指给他的缓缓坡道向上走去，湖面渐渐在眼前铺展开来。湖面上暮霭笼罩，沉浸在深灰的暮色之中。

由东京来到山乡，或许是湿度下降之故吧，轻柔的空气使人心清意爽。不过，身穿单衣，脖子根有点凉飕飕的。

金田一耕助一边缓缓上坡，一边在心中回味刚才在火车上听到的谈话。